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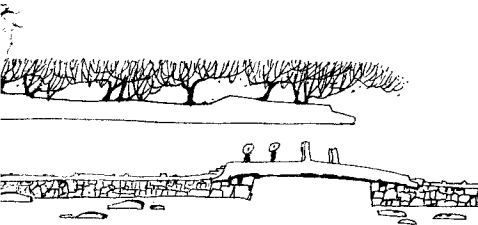
7
娜麗一世

通俗文学丛书

1247.7
1119
3

瑪麗娜一世

余从 编



B

258326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玛丽娜一世

余从编

*

山西人民出版社 (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6.625 字数: 140 千字

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8,000 册

*

书号: 10088·983 定价: 0.97 元

目 录

玛丽娜一世..... 楚 良 (1)

嘉陵江边一条街..... 曾宪国 (40)

女沙发匠传奇..... 尚一 韩统良 (114)

鱼水缘..... 柳盛林 (165)

玛丽娜一世

楚 良

序 言

英国有个撒切尔夫人，印度有个英·甘地夫人，我们这儿有个玛丽娜，目前尚称不得夫人，人家正处于 荳蔻年华哩。她没有庞大的内阁，却拥有十亩疆土，座落在江汉平原的东南端，离浩浩荡荡的长江十余里，在一门板大的地图上，不及一粒砂子大，东经北纬多少度？难说准。

这块地叫月亮滩，好听吧。地形酷如半轮月儿，挂在蜿蜒百里的长堤之畔。东濒莲花湖，西临水镜港，北靠杨柳岸。得天独厚的好去处啊！她在这里开拓着理想的王国。自封玛丽娜一世。下文便是好事者为她编纂的《一世本纪》。

第一章 独立运动

玛丽娜并不崇洋，她是一个乡下姑娘。真姓马，实名腊腊。腊月生。落地时父亲随口起的名，俗不可耐的。妈很娇她，爸有些偏爱她。可是，好景不长。四岁时，妈妈猝然去世。街上的姨妈怕爸爸抚养不好，遵姐姐的临终遗嘱，领她去抚养到十多岁。上初中时，因农村户口的孩子要交集资费一百元，才被迫回乡下读书。后来考上重点高中又在城里读了三年书。这时她自名“马丽”。但同乡的孩子仍叫她“腊”。城里的同学就两方成全，合二而一，叫她“马丽腊”。读起来怪典雅，写起来可不怎么样。同桌的一个“小说迷”偷偷地在她笔记本的封皮上写成“玛丽娜”，还宣传说她是圣母的女儿，因为班上数她美。为了报复，马丽趁老师点他站起来发言时，暗暗地将三颗图钉放在他的凳子上。发言毕，老师满意地一放教鞭，他得意地落座，“哎——哟——”暗叫一声苦，从屁股上摸下三颗图钉来：“是你？”他虎着眼小声问。玛丽娜庄重肃穆地望着黑板，不苟一笑，口中念念有词：“阿门！圣母玛丽娅降下灾来，惩罚那些喜欢饶舌的人。”从此，玛丽娜威名大震，全年级的同学都知道“玛丽娜”不好惹。

仁慈的圣母并没有庇佑她的女儿，玛丽娜两次高考失利。厚道无门的爹，算盘枕头的哥，无可奈何加精打细算，又加那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，即使是把她当心肝宝贝的姨妈

也爱莫能助。我们的玛丽娜就只能立足于责任田头了。

玛丽娜幼年丧母的生活，秉性也受了些陶冶，体魄是强健的。当农民就当农民吧，跟随五十多岁的爹，在哥的带领下，干。

二十周岁生辰，哥拿三张拾元大钞来，对妹妹说：“腊腊，拿去买件好料子，过年穿。”好一副施主的姿态。

“这是我一年的工钱吗？”她不屑一顾，“妈给你养了个好长工，廉价劳力。户长先生，这三张票子打发不了我！请你将今年的收入开支全部公开。姊妹亲，帐也要清，清清白白才亲亲热热。”

嫂嫂气了，爸爸愣了，哥哥火了。

“你、你不知足，长了二十岁，做了几天事？竟管起我来了。是谁养活了？是谁让你读了十多年的书，你算算这笔帐。”

“我早算过了。妈死时你有十几岁？是爸和姨把我养大的。你说了两回亲事，用了上千元，比我读书花的少？这几年爸跟你做，吃个啥？穿个啥？两天一包‘大鸡公’还要向你讨。”她略停了一下，“我可不是爸那种旧式农民。老兄，莫看错了皇历咧，你的‘小九九’怎赶得上我的‘微积分’？”说罢，她把一双胳膊肘交叉在胸前，颇有点城市大姑娘的傲岸风味，靠在桌子角上，发表口头声明，“我反对任何人无条件占有我劳动的剩余价值，尤其是以血统的名义来占有。除应提供给社会的那一部分外，其余的一分一文，我都要行使操持权。”

“你——你——你要怎么样？我老早就晓得你不好缠。”哥气得直跳，那三张票子紧握着。

“晓得当然好。我早就要提抗议了。前天，听说你赌

博，一夜输了一百五，输的谁的钱？”

“你有资格管我？”哥气得挥胳膊。

“我有资格管我自己。管我劳动得来的收益。我并没有委托你当保护人，你没权支配我那一份。”

“你翻天了？俗话说‘长哥长嫂是爹娘’，我管不得你？”

“是‘爹娘’指的是照顾弟妹的义务。并没有叫你拿她当长工。”

“你这张嘴！”哥气得脸发青。

玛丽娜轻松自如：“嘴怎么样？你的小妹妹是个不好欺负的哩，老兄。”

“你出去，我同你分开过。”

“未尝不可。我正想自立呢。”

“你滚。你的婚姻我一概不管。”

“那可不行。谁叫你是我哥。至少也得送两口皮箱。至于说叫我滚，没那么轻快，这屋子可不是你一个人的。”

“不是我的是谁的？你想怎么样？”

“是爸的。子女享有继承父母财产的正当权利，这是法律条文规定的。咱们家，你是子，我是女，二一添作五，各一半，正好分。”

“什么？！”哥嫂的眼珠子凸了出来，“你要同我分家？分祖业？”

“老兄，不是我，是法律督促我履行自己的权利。”

“自从盘古开天地，哪有妹妹同哥哥分家当的理？我怕你读书读糊涂了。”嫂嫂挖苦说。

“嫂嫂，你还不知道人类在文明史前是母系氏族社会

哩。”她反唇相讥。

“马家有儿子接代，就不能招女婿来，你休想！”嫂嫂斥道。

“我的婚事不要你们操心。现在谈分家。”

“没有你的份。到前湾后村去找个例子来。”

“少分一块瓦也不行。我要立这个先例。”

她说得轻巧，还顽皮一笑，气嫂嫂。

“天下姑娘哪有你这个样。”

“不信就出了我。谁要是无理剥夺我的权利，我就到法院起诉。”

“让她去告吧，看谁理她。天下没见过这种理。”

“这理写在法律条文上，只是没有认真施行。”

“把你读了十几年书，就学会了嚼筋。有本事，怎不考个大专、中专我看看。回来盘泥巴。”

玛丽娜的脸刷地一下气白了。这个自尊心极强的少女，眼眶里激出了亮晶晶的泪，眉宇间燃烧起了一股委屈而又企图报复的火：“你——等着吧！”她咬紧下唇，不让泪水流出来。这一生，她最怕提高考落选的事。她只差十分啊。同胞哥哥最先刺她的伤心处。

哥冷笑一声。他在情绪上占了上风。

“别太做绝情啰，爸老了，生养死葬还得靠儿子，决不靠女婿。”嫂嫂乘胜进攻。

“爸跟我。不要你们负担。我叫他活着不抽‘鸡公烟’（一种低价烟），死了不睡薄棺材。”

“我怕人家骂我姓马的哟。”哥说。

“你姓马，我不是姓马？”

兄妹之间的这场纠纷，谁也解决不了。因为人都按照古老的传统去劝说。而玛丽娜却执拗要与哥分家。

法院调判：马成亮之子马国财、之女马丽，对赡养父亲负有同等的义务，对其财产享有均等的继承权。他们还宣传说：由于独生子女将占据我们这个社会，女子享有这种权益将日益践诸于法律，玛丽娜争取这种权益完全合法。

哥嫂忍痛将财产分给她一半。

她宣告独立。一个令人关注的女公民。

且看她干一番什么事业。

第二章 开拓史

关子玛丽娜闹独立的闲言闲语还没有熄灭，她自立门户，带走了老父亲。这是对为人尖酸的兄嫂的挑战，也是对世俗的抗争。堂公伯叔，大婆小婢，见了她直噜嘴，但谁也不敢当面非议她。一方面有政府撑腰，搞计划生育的领导拿她当典型吹哩。另一方面，受够了儿媳窝囊气的马成亮老汉在暗中支持、偏袒着她。这个不安分当女儿家的姑娘，对陈规陋俗的社会舆论简直不当一回事。

年头，生产队又搞承包，订合同。她同爸爸商量，包下了月亮滩。这是一块外河滩地。涨水淹，退水干。牛踏马践，鸡啄鹅嘎，不好管理，年年种多少，收多少，玛丽娜只以每年纯交五十元包下来。人们也落得做个顺水人情，倒把她哥捏了一把汗。但分了家，也不好干预。

春节过后，玛丽娜把砖瓦木料往东堤上一搬，在压基（堤身的加固部分）上，也就是月亮滩的制高点上，做了一栋小瓦房。

新居落成，父亲也喜——这儿清静安闲，哥嫂也乐——她让出了一份宅基地给他们。玛丽娜踌躇满志，洗去了满身劳累的汗渍，披一头长发，伫立在她的门前，凝神眺望。落日坠港，晚风徐来，红霞盈天，月亮滩就象一月上弦月，挂在莲花湖的西边。

她要在这里建立一个理想的王国。

王国里忠实的看门人是马成亮。

马成亮是一个老实的农民。年轻时，独自经营过十多亩产业地。合作化后，他再懒得去操心劳神。队长派啥他干啥。几十年唯命是听。经过半辈子集中劳动方式的驯养，他差不多驯服了。责任制以前，队长是他的主宰；以后，儿子是他的主宰；现在主宰权移交给宝贝女儿。他坚信一条：只要干活，就不会饿死。他感到欣慰的就是他的女儿。他认为她的话是一种人生的享受，宠着她。他感到她比自己强，比儿子强，也比儿媳孝道。他喜欢听女儿讲话，有知识味，不象一般农村姑娘土气，也不象儿子那么小气，狭窄。

他更坚信一条，这个女儿，无人敢欺。

麦苗儿青，菜花儿黄，团团柳絮轻轻地飏。玛丽娜骑着一辆自行车，沿着大堤到街上去。她想找个人。她车技不错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穿行自如。虽没有时髦的卷发和大裤管，但用显微镜也看不出丁点乡下姑娘的腼腆和俗气来，那简直有点趾高气扬、漠视一切的傲然神态，倒教人家怀疑是哪位权贵的千金。

长街上，她一捏车刹，用前轮挡住了一个低头走路的小伙子。

“喂！吕宁，抬起头来，看看，忘了没有。”她双眼盯着人家的脸。

“玛丽娜，是你！怎能忘，我们还有三钉之怨哩。”他热情地握她的手，上下打量着，好象正想着她。

“小说迷，迷上了路。上星期，我有幸拜读了你的大作。恭喜，今天是特地来向你道喜的。请客吧。”

“玛丽娜，你还是那个样子。性格真典型，‘农门’里没有把你改造成村姑啊。”

“少来这一套，文绉绉的，酸溜溜的。又想拿我当模特儿是吗？老实说，我向你讨价哩。认帐吗？”

“什么价，有帐，我逃不了。现在鄙人浑身都是钱，大施主哩，不过，不是私产。”

“好吧，你那小说中有个重要细节，是我的。拿出十分之一来，上馆子。”

“玛丽娜，你真——走，我请你，决不小气。”

“你是银行家，有空陪咱们乡下姑娘？”

“别挖苦我，我可是一向敬重你的。”

“不记旧仇么？”

“那是艺术。”

她瞋了他一眼，真的大摇大摆同他进了一家私营小饭店内室雅座。

店主急忙迎过来。他生意做得很精，这等顾客，是捞票子的好主儿，便百般殷勤地躬身问：“二位用点什么？”

“五块钱，两个人，您去办吧。”吕宁说。

“要酒吗？上海的啤酒。”

“来两瓶，加一块，成个偶数。”她转而对吕宁说，“别小气，今天我是特地来请你的。谁忍心你那辛辛苦苦熬来的几个稿费。”

“你请客，为什么？”

“我宣告独立了，想不到吧？”她诡谲地一笑。

“结婚了？什么时候？”他万分诧异，有些不安，无可奈何地用低沉而惋惜的语调说，“恭喜你，祝你——幸福。玛丽娜夫人！”一种含怨的讽刺，“没想到这么快……唉。”

“怎么啦？”她噗哧一笑，“不满意？还有点惋惜，伤感。你们男人就是这样。见人家姑娘嫁了就酸溜溜的不好受。哎！你在哪本字典里查到的注释，‘独立’即‘结婚’，我看你有点邪迷。”

“没结婚？那‘独立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当然没有。我指的是我跟哥哥分了家，自立门户了……”她如此这般地讲述了全过程。

“有气魄，巾帼英雄，佩服。”

酒菜上来，玛丽娜先给自己倒了一杯。

“你喝酒？”

“特殊场合，能行，少量的。你行么？”

“不怎么行，舍命陪君子呗，来。”

玛丽娜给他倒了一满杯。

吕宁举起杯：“为玛丽娜一世登基！”

“为仇人相见。咯咯。”她捂住嘴笑。

“噉，你总爱恶作剧。”

“不然，谁知你狗嘴里吐出什么脏话来。”

两人相视一笑。

吕宁趁玛丽娜喝酒时，偷看她那颀长的脖子，优雅，细腻，楚楚动人，给他以说不出的美感。玛丽娜一低眼，他忙用酒杯遮住脸。

“你也是个落第秀才呀，可比我强，顶了爸爸的职。听说你管农业贷款，是吗？”

“唉，天不助人，有什么法子。不过，这职业不坏，既吃香，又广泛地接触生活。你有什么事求我，比如贷款，保证优先扶持。这是我份内的事。现在银行落实党的新经济政策，向种植、养殖的重点开户哩，我是负责联系专业户的。”

“那好吧，我们正对上号了。不瞒你实说吧。吕宁，我想在月亮滩上自办一个养鸡场。”她详细地谈了自己的规划。

“玛丽娜，我欣赏极了。为未来的鸡场女主人、社会主义的实业家，干杯！”

“我不要你的空头支票，要现的。你能不能跟你们领导反映一下我的设想，可否申请贷一笔。”

“多少？如果在我的权限之内，就不必大费周折了。这是政策和原则允许的。”

“八百。”

“呀，超过了，我只有五百的权限。”

“那好，分两期，行吗？或者以我父亲的名义另立一张借据。”

“你真能钻，玛丽娜。先说第一期要多少？干什么用？你交个底，我再跟主任通个气。”

“我要购进一批小竹条，在月亮滩北面织一道两米五高，三百米长的篱笆。约花三百元。”

“行。我向你提供一点信息。竹器社有一批跑了油的竹篱子，待削价处理。用它织篱笆是再好不过了。他们还欠银行的贷款哩。我出面顶多只花两百元，帮你买过来。”

“吕宁，办成了，玛丽娜不忘你。有朝一日光临本土，我将隆重接待。”

“为玛丽娜一世的宏伟事业，我愿效犬马之劳。”

“只要用一只眼关照一下同窗就感恩不尽啰！”她抬眼偷瞧着他。当与他目光相碰时就躲开。你别看她谈吐豁达，那情窦初开的心，又是多么小心翼翼哟。她希望“效劳”是真心，又害怕是虚与委蛇地应助。因为两年同桌，毕竟是君子之交啊！

“准备养多少？”

“力争成活八百产蛋鸡，一百肉食鸡。”

“鸡雏哪儿买。”

“一家孵鸡的专业户。”

“不，我另给你找鸡源。国营禽蛋场有我一个表叔在那里当会计。他们的鸡雏卖市价。”

“行，吕宁，我面请你当经济顾问。”

“只要你瞧得起。”

“堂堂国家小职员，我岂敢——”她把“小职员”三个字说得很重。这是一种细心的试探。

吕宁丝毫反感也没有。他举起杯：“为玛丽娜的事业！”

“为吕宁同学的事业——是文学？还是金融？”

“二者兼而有之。来，干杯！”

“乒——”两盅发出青春的强音。

掌柜的这才得知，他们不是一对，不在恋爱，而是要贷款。多简单。他开业时，曾申请一笔贷款，嘴说干，腿跑断才贷了三百元。这姑娘，开口八百，现付三百，谁家的女儿，真有能耐。他不知是嫉妒还是羡慕。收饭钱时，他们争着出，店主报复性地拿去了吕宁的。虽然他没管商贷。

第三章 实业建设

通过吕宁牵线，竹器社与玛丽娜做成了一笔两厢情愿的生意。在老父亲的协助下，月亮滩上一条三百米长的竹篱编织起来。她起早贪黑，整整花了五天。玛丽娜不觉劳累，她用双手编织着自己的理想与梦。网纹式高高的藩篱，把月亮滩与村子隔开。从此，人进月亮滩也得经那道竹门。竹门常关，门内养着条小黄狗。人一来，狗一叫，马老汉随即开门。至于鸡鸭鹅休想入内。

一道篱笆就使人们确信，玛丽娜不是一般的女儿家。有了这道篱笆，别说养鸡，种一季庄稼也能捞一笔呀。几十年人们办不到的，几天内叫一个女孩子办到了。而且只花了两百元。伯叔婶母也对她刮目相看了。

“月亮滩收购碎米花嘞，一毛五一斤，现货现钱。”孩子们为玛丽娜在村子里做广告。

半天工夫，收买了三百多斤碎米。

“她真的要办鸡场？胆子还不小哩。”嫂问哥。

“买饲料了，能假？爸好象也比过去勤了。”哥回答嫂。

一千只小鸡买回来。这些小生命打破了月亮滩的宁静。那一片叽叽声，吸引了许多过路人。

玛丽娜的小屋子成了小鸡的世界。黄的，黑的，白的，一团一团，毛茸茸的逗人爱。有些调皮蛋，钻出了围子，满屋子乱窜。害得马老汉走路也提心吊胆，生怕踩死了它们，连关门也得小心翼翼，不然就卡死了。一百只种鸡受到优惠，乐居于闺阁之中，与玛丽娜为伴。这些鸡腿儿长，善蹦爱跳，围子已经圈不住它们了。白天，它们挺不安分，少女的深闺成了它们嬉戏的场所。桌上、椅上、床上，到处飞。有时伏一个在枕头旁边，叫玛丽娜吓得一跳。但她从来不生它们的气。小鸡认得它的主人。每当玛丽娜进房来。它们就拍着短翅膀，拼命地冲过来，围住她，叽叽叫。如果不给几把米花，休想它们解围。玛丽娜每次撒过米，就笑着蹲下去，欣赏着。谁啄食是英雄，她就抓它，贴到脸蛋上，给它一个吻。她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群小动物，懂得了那叽叽喳喳的语言。她把自己溶化在它们中。鸡眠了，她就攻读那些关于养鸡的书。读倦了，就伸手抓一只小鸡，捧在手中，放在桌上，逗着玩一会。她从来不爱宁静，尤其喜欢这小鸡们大合唱。这是生命的歌啊。

五岁的小侄子贵贵，三岁的侄女芳芳，来了就不想回家。这儿有吃有玩。玛丽娜同兄嫂闹分家，产生了一些意见，哥嫂还没有消气哩。孩子们可不管这些事，他们挺喜欢跟爷爷，更喜欢爱说爱动的“老子”（侄辈对玛丽娜的称